析契丹语的“捺钵”

白俊瑞(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
李　波(内蒙古博物馆)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分析契丹语的捺钵与辽代狩猎活动的关系，认为捺钵最初的含义为“打猎，围猎”，后随着契丹族的发展壮大，捺钵的含义不断扩大，直至指制度化了的狩猎活动和辽君主围猎时的行营及狩猎季节里举行的与狩猎无关的一切活动。文中以实例揭示了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间存在着的词首 n:∅对应关系，从而指出契丹语的“捺钵” nabo 与蒙古语、满—通语族的 aba，突厥语族的 av 具有对应关系。

关键词：　契丹语　捺钵　词义　nabo:aba 对应

契丹族是一个游牧、狩猎民族。在长期游牧及狩猎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其狩猎文化尤为突出。契丹族的狩猎文化主要表现在四时捺钵上。关于契丹的捺钵文化史学家们很早以前就有详尽的研究，本文只从语言学角度对“捺钵”一词进行一些探索。

一、析“捺钵”的词义

一些工具书根据宋元文人游士的记录及《辽史·营卫志》中的“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等词句将“捺钵”解释为“辽主(或辽代国君)的行营”。然而契丹的“捺钵”是专指契丹国主在游猎畋渔地区所设的行帐(行宫)，称之“捺钵”以区别于上京的宫卫(宫帐)斡鲁多。其实，《辽史·营卫志》(中)说得很清楚“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可见契丹的捺钵与游猎畋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契丹的捺钵有别于中国历代皇帝行宫的关键就在于它是专为狩猎而设的。

随着契丹族从原始氏族走向奴隶制，最后走向封建制，“捺钵”的内容及意义也是不断变化的。正如邵清隆先生在《契丹猎俗》[①]一文中将契丹狩猎活动分为三个时期那样，狩猎活动对早期的契丹族来说是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契丹族无像样的农业，而畜牧业也很不发达。所以狩猎就成为其补给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辽史·食货志》载：“挽弓射生，以给日用”。可见狩猎对早期契丹来说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活动。到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了中期狩猎活动是契丹生活资料的补充和练兵习武的重要方法。此时契丹族逐渐发展壮大，由部落联盟走向统一建国，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业和畜牧业变为主要经济，狩猎退到次要地位，变为辅助性经济。狩猎活动虽没有消失，但意义已不同以往。而到了后期狩猎活动则成为契丹贵族们游戏享乐的主要项目。这一时期国事稳定，农业和畜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狩猎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说狩猎活动对早期的契丹来说是日常活动，中期是根据生活需要所进行的活动，因为它是辅助性的生活资料来源。而到后期狩猎已完全丧失其原有意义，已成为满足精神需求的活动，甚至是政事国事活动。到了后期，契丹的"四时捺钵"才真正被确立为制度。每季捺钵的时间，场所及内容都有了明确规定。那以前的狩猎活动只是根据长期生活经验及传统方法猎取动物的。而到后期辽主及贵族们的狩猎目的不在于猎获野兽，而在于行乐，所以讲究的是驻跸条件。关于辽代皇帝四时游猎所建制的行营的构造、规模和形式《辽史·营卫志》描写得很详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捺钵的内容才发生了变化，从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活动到享乐的手段，"捺钵"也从指狩猎变为专指辽主游猎时的行营。所以我们认为，"捺钵"这个词最初并不指"行营"而是指"狩猎"的。"捺钵"随着契丹族的发展壮大，随着契丹人的狩猎活动的目的、性质内容的变化，其词义也由"打猎，围猎"逐渐扩大到"狩猎制度，狩猎时暂驻的住处"等等，就是从《辽史·营卫志》中有关"捺钵"的描写也可看到这一点。书中分别列条介绍了四时捺钵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情况。再细看每一季捺钵的内容，除在"冬捺钵"一条中较详细地描写了辽主的牙帐及整个行营的构成等外，所介绍的并非行营而是狩猎活动的时间、地点(场所)、方法及射猎对象等。

二、析"捺钵"的语音

第一节里我们讨论了"捺钵"与狩猎的关系，并证明了"捺钵"就是通过包围猎取野兽，补给生活资料的一种集体活动。下面我们对"捺钵"从语音学角度做一些分析。

这个词在《辽史·营卫志》里是以"捺钵"的形式出现的。此外也见于宋元使臣游士的游记中，但用字略有不同。如，"纳拔"(宋·马扩《茅斋自序》收入《三朝北盟汇编》)，"纳钵"(元·周伯奇《近况集》)，"纳宝"(元·杨浮允《滦京杂咏》)，之外还有记做"剌宝"(《大金国志》)的。以上种种都是[*napo]一词的汉语音译。"捺钵"在契丹语中的实际发音因资料所限现在无从知道。根据各种韵书我们可以大致构拟出这些词在各时代的发音情况。

	周秦汉(上古)	隋唐(中古)	宋元明(中世)	现代
捺钵	nat-puat	nat(ndat)-puat	na-po	na-po
纳拔	nəp-buat	nəp(ndəp)-buat	na-po	na-pa
纳钵	nəp-puat	nəp(ndəp)-puat	na-po	na-po
纳宝	nəp-pog	nəp(ndəp)-pau	na-pau	na-pau
剌宝	lat-pog	lat-pau	la-pau	la-pau

上表是根据日本著名汉学家藤堂明保编的《学研汉和大字典》制做的[②]。如表中所示各个时代间有差异，具体发音因我们的取舍而不同。如傅乐焕(或姚从吾)先生就取中古音将"捺钵"拟做 nat-pat [③]。我们认为应取中世音，即据《中原音韵》拟为[*napo]。因为我们所能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见到的“纳拔”也好,“捺钵”也好,最早的记录是宋代的,而《辽史》是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根据耶律严、陈大任的旧本编修的。那时汉语已失去了塞音韵尾-p 、-t 、-k 。就是从宋元文人所用的汉字也可看出一些眉目来。中古时(隋唐)“捺”与“纳”的发音是不同的,一个以-t 结尾,另一个则以-p 结尾。只有到了中世(宋元)这两个字才可同时用于转写契丹语的 * na 音。因为那时它们的发音已趋于相同。

契丹语的语系归属虽没有最终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属于阿尔泰语系。《契丹小字研究》[4]的作者们就通过分析契丹语实例,明确指出契丹语有元音和谐律,并归纳出附加于静词、动词后面的一些附加成分,而这些特点乃是阿尔泰语系语言区别于其它语系语言的主要特征。因此我们不妨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找一找与契丹语的捺钵(nabo)相对应的词。

蒙古族同契丹族一样原先也是游牧狩猎民族。有关狩猎的词汇也很丰富,其中有 ang“猎物;打猎,狩猎”, angna-“打猎”,aba“围猎,狩猎”, abala-“打猎,围猎”,qumurɣa “围猎圈”,qumurɣala-“打围,围猎”等词。其中 aba 在中世纪蒙古语资料如《蒙古秘史》和阿拉伯文拼写的蒙古语资料中就有,而且普遍存在于蒙古语族各语言中。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也有 aba“狩猎”,abala-“打围,围猎”,索伦语为 aва,авала-,那乃语为 aбала-(义同)[5]。突厥语族语言中同样有类似的词。除了哈萨克语、图瓦语的 aŋ“狩猎,猎物”,aŋla-“打猎”之外,还有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的 aw (维吾尔语为 ow ,柯尔克孜为 u:),awla-(义同)[6]。从以上情况看,aba 可以说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词。

那么,契丹语的“捺钵”([* napo])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 aba 会不会有对应关系呢,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组例子[7]:

蒙古书面语	满语书面语	词义
ungɣasun	nunggusun	毛,绒毛
imaɣa	niman	山羊
ilama	nimalan	桑树
erü-	nere-	挖掘
nuɣusun	ikursun	脊髓

从以上这组例词我们不难看出蒙古语与满语之间存在着词首 n:∅(∅为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不只在语族之间有,就是在同一个语族内的诸语言之间也都普遍存在。

先看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这种对应。在《蒙古秘史》中的 农中合孙(nungGasun)“毛”在蒙古书面语中为 ungɣasun,口语为 uŋɣas ;那速达(nasuda ,旁译为如常),在蒙古书面语中为 ašida“永恒,永久”;蒙古书面语 inggi- ,土族语 nəŋgə- “这样”;蒙古书面语 nebtele- “使通,扎通”,卫拉特方言[8]ibtlex;书面语 nurma ,卫拉特方言 urum “余烬”;书面语 il'či ,卫拉特方言 niltʃ“热能,热力”;书面语 neliyed ,卫拉特方言 elæ:d ,阿拉善土语[9]ələæ:d“很”;书面语 nimgen ,达斡尔语 ningən,土族语 nəmgen,正蓝旗 niŋgən,巴林右旗 jiŋŋə:xən,达尔罕 inəŋ,奈曼 niŋxən～iŋxən“薄的”[10];表示“柄,把儿”、“药”和“马鞍”的三个词不论是在蒙古书面语还是在各方言中都分别为 ešiəʃ), eməm) ,emegelməəl)而在阿拉伯文拼写的中世纪蒙古语资料中却分别记录为 nešiˇ , nem , nemele [11]。另外,《蒙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古秘史》中有 iču-"回，返回"，与其对应的是蒙古书面语的 niču-"退却，倒退"。这种词首 n:∅的对应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不只以变体的形式出现，而且还有构词功能。如，中世蒙古语的 nungɢasun"毛"一词在现代蒙古语中构成两个词 ungɣasu"(剪下的)畜毛"和 noosu"(驼，羊)毛"；ilči"热量" — nilčigine-"发热，感觉热"；iɣču"密" — niɣ ～ niɣta"紧密，稠密"；ile-"抚摸" — nila-"涂抹"；ujid"淫荡"— nujid"贪欲"等等。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情况。锡伯语的书面语与口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词首 n:∅对应：[12]

书面语	口语	词义
umiyesun	nümsun	腰带
nidumbi	idunem	(因生病)哼哼
nikan	ikan	汉族，汉人
ninzhu	inzhi	六十
niyehe	ihe	鸭子
nilakuu	ilk	碾子，碾场

另外，乌依勒塔语与同语族的其它语之间也有词首 n:∅对应[13]：

乌依勒塔语	鄂伦春语	鄂温克语	词义
nəmuu	əmʉ	əmʉ	脂肪
nəldəə	ə̀ldə̀r	əldər ～ ədɛər	树根
nəəmə	əmə̀gə̀l	əməgəl ～ əməəl	鞍子
nəilɐmi	iləmi	iləmiŋ	很小的声音
naadu	aadu	aadun ～ aadu	最

突厥语族语言中也有词首 n:∅对应。如，"往那边"在维吾尔语中为 neri，哈萨克、塔塔尔语 arə，柯尔克孜、西部裕固语 narə，乌孜别克语 nɛri[14]；"笼头"在维吾尔、哈萨克、阿尔泰、哈喀什、吉尔基斯、乌孜别克、土库曼等语中大都为 нокта～нохто(蒙古语 noqtu)，而在吉尔基斯语的某些口语中却为 окто[15]。之外朝鲜语各方言中也有类似的对应[16]：

书面语	铁山	庆兴	扶安	庆州	词义
ima	nimaŋ	nimɛ	imappak	imɛ	额头
ipur	nipur	nipur	ipur	ipur	被子
ikita	nikita	nikita	ikita	ikita	和面，揉面
ita	nita ～ ita	nita	ita	ita	用头顶

n:∅的对应不只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有，就是在汉语某些方言中也有类似现象。东北地区将普通话中以元音开头的如安、爱、敖、饿等词，分别发 nan 、nai 、nao 、ne 的音。如此看来 n:∅是具有普遍性的语音现象。

通过上面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及汉语的例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契丹语的"捺钵"(nabo)与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表示"狩猎"的 aba ～ av 有对应关系，极有可能有同源关系。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小结

以上我们根据辽代捺钵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演变及与契丹族的狩猎活动的关系,提出了契丹语"捺钵"一词最初的词义为"打猎,围猎"的假设。随着契丹族的发展壮大及其狩猎活动的内容的变迁,制度化,"捺钵"的词义也从单指"打猎,围猎"逐渐扩大为指制度化了的狩猎活动,其中不只包括狩猎时间、场所、猎取对象、工具方法及驻跸条件等,还包括在狩猎季节内举行的一切活动,甚至包括与狩猎无关的活动,如议论国事,会见外国使臣等。

我们还从另一个侧面,即语音学的角度在整个阿尔泰语系寻找了与"捺钵"(nabo)有对应关系的词,进一步证明了契丹语的"捺钵"最早的词义是"打猎,围猎"的设想。我们根据蒙古语与满洲 — 通古斯语之间、蒙古语族内部、满—通语族内部、突厥语族内部及朝鲜语方言之间的大量具有词首 n:∅对应的实例,揭示了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确实广泛存在着词首 n:∅的对应关系。基于这一对应指出契丹语的"捺钵"(nabo)与蒙古语的 aba ,满语的 aba 及突厥语族的 av 有对应关系,再进一步,可以说契丹语的"捺钵"(nabo)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这些词有同源关系。

注释

①邵清隆:《契丹猎俗》(收入李德润、张志立主编:《古民俗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②藤堂明保编:《学研汉和大字典》,学研社,昭和53年。

③ 转引自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礼俗生活》。原载(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一期,1968年3月。姚从吾先生曾英译傅氏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译文将捺钵转写为 nat-pat 。不知这一转写法是姚傅二先生谁的意见(收入孙进己、王欣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1988年)。

④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31～146页。

⑤В·И·Цинциус: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языков,ленинград,1975г.

⑥⑭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⑦ 福田昆之编:《满洲语文语词典》,FLL,1987年。

⑧伦图编:《卫拉特方言词汇汇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诺尔金、乔丹德尔等编:《方言词典》,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⑩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⑪Н·Н·Поппе: Монголь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укаддимат ал —адаб,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39г.

⑫李树兰、仲谦、王庆丰编:《锡伯语口语研究》,民族出版社,1984年。

⑬朝克:《论乌依勒塔语保留的词首辅音》,《民族语文》,1996年一期。

⑮С·Сыдыков:Монгольско—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овые параллел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ИЛИМ", Фрунзе 1983。

⑯宣德五、赵习、金淳培编:《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260～261页。

(收稿日期:1998年2月22日)　　[责任编辑　彩娜]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